

【在人间】

穿过暴雨中的高考梦

□牛图

恢复高考前,我在当地滑石矿井下工作,亦工亦农工。恢复高考给我带来了希望。恢复高考第一年,我分数上了线,满怀信心地去参加最后的体检,没想到因血压高被淘汰。我沮丧极了,我不抽烟、不喝酒,没有基础病,家族中也未见高血压,咨询医生,说我这叫应激性血压高,放松心情就不会犯。听医生如此说,我欲再次参加半年后的第二次高考。

我不舍得脱产去复习班,于是一边井下工作,一边复习、阅读报刊,竟把几本复习资料背得滚瓜烂熟,将高中课本的练习题重温、重做。彼时,矿上正在开展生产比赛,我当时担任掘进二队队长,人手紧、任务重,大会上,我代表二队表了决心,一定超额完成任务。

转眼到了高考前一天,早晨9点结束夜班,我跟矿长请了假,匆匆吃了早饭,拿上毛巾被,装了复习资料,步行赶往5公里外的公社客车站点,准备坐车去30公里外的臧家庄公社驻地的县立三中参加第二天的考试。刚出矿区大门,秘书拿着个生产进度表拦住我,让我填写。我俯身在水泥台上填好表,一看时间,离发车时间还有45分钟。此刻,天空阴云密布,怕是要下雨了,我拿出急行军的速度,几乎是小跑着往车站奔去。还好,一路没见雨点,虽然云层厚厚的,到了车站,还是晚了一步。听跟我一样晚点的乘客说,车上满满的,还有六七个人没坐上。

这唯一一班往返车,下午5点返回,再等第二天10点才发车。坐车去参加高考的路被堵死了,我暗恨自己,谁让你不提前两天去考点?既然那么“能”,那就步行吧!我紧紧背包,决定步行前往。走公路去考点,30公里,要走个大弯儿;抄小路,要翻过两座大山,可以省却七八公里。我决定走小路。几个大雨点啪嗒啪嗒打在脸上,雨来捣乱了,仿佛在告诫我别莽撞,雨中穿行,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的倔强脾气来了,还就是不服,下刀子一样去,这小雨点能奈何我?

我抹抹脸上淌下的雨水,转身迈向西边的崎岖山路。这翻越两座山的路,我走过多次。假日里,为节省回家的时间,常常跟人结伴走到臧家庄车站去坐车,凌晨走,3个小时走到,从那里坐车直达县城,再从县城坐车回家。要是从我们公社客车站点直接坐车,赶不上车,没等回家就已到了上班时间。有时候骑自行车回家,100多公里,更折磨人。

小路在半山腰,只容一人过,一边是茂密的松林,黑压压延展到山顶;一边是深涧,失足落下去,便会粉身碎骨。我小心地迈步,站稳身子,目不斜视,盯着脚前,莫踩到石块被绊倒。雨越下越大,毛巾被早已被淋透,浸润了雨水,似有一桶水在肩,想丢弃,又不舍。站下,将其拧拧,拧出雨水,再背上,没过几分钟,又似先前一样了,干脆这样背着吧。书和资料全被淋废了,废了也带着。偶尔闪过念头:回去吧,等明年再考。又一

想:不行,机会难得,错过可能后悔一辈子,坚定信心走下去。

头发被雨水浸透,紧紧地黏连在一起。雨水顺着脸上淌,不断地用手掌抹去,身上的雨水只能任其四处游走,走遍了,也就自然流淌了。不时有电闪,光照亮身体,初时有些惊,雷鸣再震动,免不了浑身抖一下。看过、听过,习以为常了,任它疯着,我自走路。可耳边响起深涧的洪水声,似万马嘶鸣,向我奔来,浑身还是一抖,尽量不看,任它吼叫。茫茫山林,雨沉沉,草木伏地,我似一只蚂蚁泡在雨中。随时能让人消失的暴雨不见减弱,不免引发我的忧惧。再一把雨水、泪水从我手里甩出,怕啥,不就是大雨、雷电吗?不是说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”吗?走,挺起腰杆走下去。多年后,读苏轼的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”,苏轼行走在豪放的情绪里,而我真正是孤独行走,行走在渺茫中。

翻过一座山用了3个小时,翻越第二座山时,雨开始时大时小,不那么张狂了,给我心里带来一丝轻松。我不用再频繁地抹脸。乌云不再平铺,有了缝隙,该厚的、该薄的,有了层次。加之西半天的光的映照,呈现丰富多彩的模样。等走完第二座山,雨停了,它知道,雨挡不住我的步伐,拦不住我的理想。

待来到臧家庄南北大河,还没近前,早听到水的轰鸣声,下过3小时的暴雨,开始在河里发威。大河从两山中蜿蜒涌来,到村前,平坦顺直,宽有半里,水向东流去,直奔水库。我眼前一片浪,急湍乱流,前后推挤,携带着些草木,偶有柳树、松树,示意它的强大。看看表,已过5点,晚了便赶不上考前辅导了。我在看着处处都是一个模样的河边,找寻过河的地方,走了半天,不敢贸然下河。

往上游走了一段,遇一戴斗笠、拿鱼叉的老者,他早见我徘徊在河边,近前问:“小伙子,是不是急着赶考啊?”我点头,暗自敬佩老人眼毒。他指着跟前说:“从这儿过,水浅,又平坦,拦腰深,尽管过。我也回村。”

我在前,探双脚、踩流沙,水刚没脚腕,我没大腿。到河的一半,水已达腰。我双手高举行囊,迈步翘起,眼前只见浪头,黄水仿佛带着火花扑向我。我已错过午饭,肚内饥渴,身体虚弱,一个浪头过来,将我的身子打歪。倒下的那一刻,一双大手撑住我的肩头,几乎是一口气扶我到河岸。看见草滩,我一下扑倒在地,泪水溢满眼眶。老者气喘吁吁道:“好险啊!”

我连声道谢,含泪给老人作揖。老人说:“歇歇,赶路去吧!吃点儿感冒通,你淋了一天雨,别误了考试。”

我爬起来,赶快去考点。晚上发烧,坚持去听了两节数学辅导,然后躺在通铺上,昏昏沉沉睡去。第二天带病上了考场,等考完最后一场史地,烧退了,仿佛大梦初醒。

那年,我以高出录取线12分的成绩,被烟台师专中文系录取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高中退休教师)

【有所思】

芒种三盼

□雪樱

“杏子黄,麦上场,栽秧割麦两头忙。”芒种是收获的节气,农民忙夏收,学子忙赶考,以笔为剑砺锋芒,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即将拉开大幕。

“五月节,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。”芒种,乃是亦稼亦穡的节气,最早可追溯至《周礼·地官》中的“泽草所生,种之芒种”,意指长着芒刺的各种谷物成熟了,夏季作物开始播种了。“芒”,我特别喜欢这个字,麦粒的顶端,闪耀锐利的麦芒,指尖拂过,有点扎,有点痒,举起来轻扫脸颊,触觉也生出八爪鱼般的刺痛。“芒”携带着波浪翻滚的成熟气息,同时又教给人们藏锋守拙的智慧。打麦场里,不时有自行车后座载着白泡沫箱的小贩的吆喝声:“冰糕、汽水,汽水、冰糕……”“热棒子,刚出锅的热棒子……”对焦渴的喉咙和饿过头的孩子来说,这不管从天而降的甘露与佳肴。

节气好比人类体内的生物钟,拨一下,芒种到,不禁肠胃大动,贪恋老家碾新麦子烙的油饼,咬一口筋道喷香,由此眺望村口的方向——有一种叫乡愁的东西在烈日下蒸腾。“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,处处菱歌长。”日子“芒”而有序,南方人插秧种稻,北方人忙收麦子。每年此时,小区里的沿街店铺,有的门上贴出告示:“回老家过麦,三天后营业。”放弃营业,回家过麦,一个“过”字自带过年般的虔诚与敬畏,仿佛告诉我们:你敬重地,地才会回馈你。

芒种是一种时间,抑或是“时间的徽章”。忙着收麦子,忙着战青春,与此同时,还要忙着与高温天过手。高温预警,雷阵雨多,这期间的天气爱耍小性子,阴晴不定,让前来送考的家长和老师常捏把汗。在南方,此时则迎来梅雨时节,物长盈满,潮湿感明显增强。

打麦场之“烤验”与考场里之“比拼”,都是生命里锋芒四起的高光时刻。二十五年前的芒种时节,父母送我去参加中考。那时候,马路上出奇安静,阳光炙烤大地,我轻嗅到一股仿佛被烤糊的味道,热辣辣的感觉,顺着额头、脸颊、手臂,也灼烧着我的心。九年寒窗苦读,一朝决战前程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在最煎熬的时节,他们陪着我走过这段路。第一天上午考完,回家吃饭,母亲买了只脱骨扒鸡,孰料我吃了闹肚子,下午出了考场我直奔厕所。第二天傍晚,收卷的铃声刚响,窗外顷刻下起了瓢泼大雨,高架桥底下的公交车如大船摇晃。我和同学刨卷起裤腿,彼此搀扶着挪出

考场,水深处已没过膝盖。路边等候许久,终于打上一辆出租车,她先把我送回家,自己又回家。我刚走到单元门口,父亲骑着三轮车紧赶慢赶也到家了,他和母亲都被淋成了落汤鸡。第三天,天空放晴,我们顶着大太阳去考场,路上又突然下起了小阵雨,空气湿度大,一把遮阳伞就这样变成了两用。

一半是雨水,一半是汗水。前者是苍天的泪,后者是心灵的歌。就这样大汗淋漓地抢收麦子,衣服湿了又干,汗水糊了眼睛;就这样满脸青涩地奔赴考场,握笔时的紧张,答题时的彷徨……或许,芒种就是用来承接一茬一茬考验的。麦芒微微,扎嗓子眼的痛感,划过胳膊的微痕,还有坐在三轮车上右脚大拇指被卷入车轮留下的伤疤,四十年来从未在我的记忆里消失,每年夏天都会复发。

过了芒种,夏天才扶正头顶上的“王冠”,天气一本正经地燥热起来,正式进入盛夏。芒种有三候:一候螳螂生,二候鵙始鸣,三候反舌无声。自芒种起,到了多雨的季节,潮湿的空气使阴气开始悄悄萌生,螳螂“感一阴之气而生”,饮风露,呼叫友伴。“鵙”为伯劳鸟,感阴而鸣,《诗经·七月》中写道“七月鸣鵙,八月载绩”。它属袖珍猛禽,被称为“恶声之鸟”,“劳燕分飞”正源于此。反舌鸟(也叫百舌鸟,乌鸫)则感阴而收声,它像极了一位天赋异禀的口技大师,鸣声婉转,音韵多变,甚至可以模仿其他禽鸟的鸟语,它在春天模仿“炫技”,到了夏天反而沉默,“反舌无声”由此而来。

又是一年中高考。芒种,就是要把这枚时间的徽章颁发给那些耕种者。是的,你我都是耕种者,辛弃疾、陶渊明也是。隔着时空的隧道,我和他们促膝夜谈:一位同乡在稻花香里寄平生,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;另一位诗人抡起锄头劳作慰本心,“道狭草木长,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”。他们回归田园,一步步退到泥地田垄,在闲散平淡的心态中,救出一个崭新的“自我”,正所谓“衣食当须纪,力耕不吾欺”。

耕种有时,收获有时;下雨有时,雷电有时;失意有时,荣光有时;静默有时,葳蕤有时。芒种,盼粮食丰收,盼金榜题名,盼生命圆熟。风吹麦浪,把人生的得与失渐渐吹散,惟愿每个人不惧风雨,亦不妄自菲薄,拥抱刚刚好的人生之夏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